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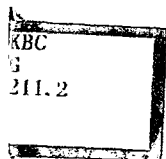
鮮 卑 語 言 考

方 壯 猷

燕京學報第八期單行本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北平燕京大學出版



鮮卑語言考

方壯猷

(一) 導言

(二) 鮮卑族國號人名考釋

- | | |
|-----------------|----------------|
| 1. 釋 <u>鮮卑</u> | 2. 釋 <u>慕容</u> |
| 3. 釋 <u>吐谷渾</u> | 4. 釋 <u>乞伏</u> |
| 5. 釋 <u>檀石槐</u> | 6. 釋 <u>託鉢</u> |

(三) 鮮卑族王號人稱考釋

- | | |
|--------------------|------------------------|
| 1. 釋 <u>可汗</u> ,可塞 | 2. 釋 <u>恪尊</u> ,可孫(可敦) |
| 3. 釋 <u>莫賀</u> ,莫何 | 4. 釋 <u>磨敦</u> |
| 5. 釋 <u>阿干</u> | 6. 釋 <u>賞</u> ,賞虜 |
| 7. (附)釋 <u>處</u> | |

(四) 鮮卑族地名考釋

- | | |
|------------------------------|------------------|
| 1. 釋 <u>祁連山</u> | 2. 釋 <u>彈汗山</u> |
| 3. 釋 <u>饒樂水</u> ,作 <u>樂水</u> | 4. 釋 <u>烏侯秦水</u> |
| 5. 釋 <u>屈海</u> , <u>曲海</u> | |

(五) 結論

(一) 導言

古代史家多認鮮卑爲黃帝之裔,如魏書卷一云: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

意小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

晉書卷百八慕容廆載記云: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

案以鮮卑爲黃帝之裔，正與以匈奴爲夏后之裔同例，其爲附會僞託，固不待論。惟鮮卑族之出東胡，古來史籍所記無異議。近年丁謙氏著歷代外國傳地理考證，以匈奴鮮卑烏斯爲塞北三大種族，而東胡不過鮮卑族之一支云云，其爲謬誤，稍有近世人種學知識者皆能道之，亦不待辯。至東胡民族之果屬今通古斯種抑或屬今蒙古種，則近代東西學者之間，意見猶未一致。自法國支那學者勒米薩特 (Abel Remusat) 氏於 1820 年(宣統二十五年)著韃靼語言考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首倡東胡即通古斯 (Tunguse) 之對音之說，並謂通古斯乃此民族之自稱，而東胡者漢人翻譯此名稱時，既譯其音，兼取其義，以示此民族所處之方位者也云云。同時德國支那學者克拉布羅多 (Klaproth) 氏於 1831 年(道光十一年)著亞洲方言彙書 (Asia Polyglotta)，亦主東胡即通古斯之對音之說，而驚通古斯一名起源之早。其後英國支那學者巴克 (Parker) 氏於 1895 年(光緒二十一年)著韃靼千年史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謂東胡者指東方之胡而言，乃漢人稱朝鮮滿洲人之總名。通古斯一語爲土耳其語豕之義，蓋土耳其種之匈奴人聞漢人呼其東隣之人曰東胡，其音適與彼民族(匈奴)語稱豕曰通古斯者相近似，故即稱東胡族曰通古斯以侮之。如或不然，則必係匈奴人因其東隣之人喜食豕肉，故稱之曰通古斯以侮之，漢人聞其語而音譯之曰東胡云云。後此學者贊成此種理論者頗居多數。

惟德國地理學者力特(Ritter)氏著亞細亞誌(Erdekunde von Asien)，其第七編中提出不贊成“東胡”即“通古斯”之對晉之說，謂古之東胡乃東方之胡(Ostliche Barbaren)，實包括通古斯與蒙古二種之汎稱，不獨指通古斯族而言云云。其後日本白鳥庫吉氏著東胡民族考（載於史學雜誌），始提出東胡民族為蒙古族及通古斯族之混合種之說。鳥居龍藏氏又著東蒙古之有史以前一篇，亦主東胡屬蒙古種之說。至今兩說之間，猶未至成定論之時也。

(二) 鮮卑族國號人名考釋

- | | |
|-------------|------------|
| 1. 鮮卑 (鮮卑) | 2. 慕容 (高) |
| 3. 吐谷渾 (陸士) | 4. 乞伏 (兒子) |
| 5. 檀石槐 (翟璽) | 6. 託鐸 (時璽) |

(1) 釋 鮮卑

鮮卑為漢代東胡苗裔之一國名。此鮮卑一語之起源，有謂因鮮卑山而得名者，如魏志卷三十引魏書云：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

後漢書烏桓鮮卑傳云：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

可見鮮卑民族原屬東胡，東胡為匈奴所破，此民族別保鮮卑山，遂以為號。杜佑通典邊防部北狄鮮卑條云，“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注云，“今在柳城郡界。”是鮮卑山之位置，亦頗明瞭。然通典又云：

柳城有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

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

據此則鮮卑山之位置，杜佑時已有二說並存，莫能定其孰是。自後太平寰宇記諸書皆兩仍其說。熱河志六八鮮卑山條亦作不定之辭，其說謂：

一統志原本據後漢書，鮮卑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謂遼之中京大定府在饒樂水南，則古鮮卑山當相去不遠。饒樂水爲今英金河，流經赤峯建昌朝陽三縣地，則鮮卑山究難據以審定也。

是熱河志亦無定說。又讀史方輿紀要十八直隸青山條又有鮮卑山即青山之說：

舊志，柳城東二里有鮮卑山，東胡因以爲號。或曰，鮮卑山即青山。

又云：

青山在營州東南，通典徒河縣青山在柳城東百九十里。

據此則鮮卑山即青山，其位置已明。但舊唐書一九九契丹傳云：

臣本突厥，好與奚鬥，不利則遁保青山及鮮卑山。

是鮮卑山與青山明爲二山，不可混同。又蒙古遊牧記科爾沁右翼中旗搭勒布拉克條云：

七十里接左翼中旗界，旗西三十里有鮮卑山，土人名蒙格。

據此則蒙古亦有鮮卑山。由此諸例，可見鮮卑山之名，各地皆有之，其位置若何，迄無一定之說，自唐之杜佑時已然。可見魏書以鮮卑國名原由鮮卑山而起之說之果爲事實與否，尙不能爲明確之判定也。且即退一步承認鮮卑族由於鮮卑山而得

名，而鮮卑一語之意義果何在，亦不可不更進而探索之也。

鮮卑郭洛（胡獸之裘）

案鮮卑二字有西卑，私銳，師比，犀比，犀毗，胥紕諸異名，音皆相近，原係鮮卑族所特用之胡服上一種革帶（僅帶鈎）之名。此鮮卑之名最早見於楚辭，大招篇云：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云，“鮮卑，裘帶頭也，此即古所云犀毗亦曰鮮卑者也。”）

其次見於戰國策云：

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

此“師比”二字，延篤注云“胡革帶鈎也，”鮑彪注云“帶飾之佩也，猶具劍。”又師比亦作“私銳，”淮南子主術訓篇謂“趙武靈王具帶鷓鷩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云：

以大貝飾帶胡服鷓鷩，讀曰“私銳頭，”二字三音曰郭洛帶。

案高誘此注，當有脫文，云“私銳頭”者即指師比言之，又鷓鷩爲鷓鷩之誤。倭幸傳，“孝惠時，郎中冠鷓鷩具帶，”即其證也。

又鮮卑亦作“西卑，”爾雅釋畜疏云：

魏時西卑獻千里馬，西卑即鮮卑也。

此“鮮卑，”“西卑，”“師比，”“私銳”之名，史記亦作“胥銳，”匈奴傳漢文帝前六年遣冒頓單于物品中有：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銳一。

漢書匈奴傳亦作“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其黃金飾具帶條，孟康云，“要中大帶也。”其“胥銳”條則注說頗多，師古曰：

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

重耳。

又張晏曰：

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

一作犀比金頭帶，班固與竇憲牋云：

復賜固犀比金頭帶。

一作鮮卑緹帶，東觀漢記云：

鄧遵破匈奴，詔賜鮮卑緹帶一具。

案緹帶當係緹洛帶之脫譌。亦單作郭洛帶，魏志注典略謂：

文帝嘗賜劉楨郭洛帶。

又積古鐘齋彝器款識卷十丙午神鈎（漢鈎）解云：

右丙午神鈎，七字，銀絲填文，元所藏器。案造銅器必於丙午日，取干支皆火，近所見帶鈎有作“丙午劍君宜官”者，有作“五月丙午造”者，此云“丙午”，亦鑄鈎之日也。“君高遷”者，頌禱之詞。此鈎嵌金銀絲，作神人鳥喙抱魚食象，首作獸面，故曰神鈎。考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白水山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郭注，“昆吾，古王者號。”晉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蓋當時取善金作鈎，因象其地之神人以爲飾也。

首作獸面，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胥純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洛帶，瑞獸名。”

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黃金師比以傅王子”，延篤云，“師比，革帶鈎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記“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

混帶一。”然則師比，胥紕，犀毗，鮮卑，聲相近而文互異，其實一也。

據上列各例，則胥紕，犀毗，犀比，師比，私毖，鮮卑諸語，皆互相近似，其爲同一語源之異譯可知。茲欲求其語源，不可不先求此等諸語之古音。據唐韻正鮮字條云：

鮮，相然切，古音犀。……詩“有兔斯音”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二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尚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白虎通，“洗者，鮮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洗本音銑，今讀先禮反；三字互誤。今霽字在五支韻音斯，說文從雨鮮聲。上聲則先禮反。詩新臺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遐慙不鮮。”當改入齊韻。

據此考證，則鮮卑之鮮，古音讀犀 śa 或 sai，今溫州語鮮讀 sie，揚州語鮮讀 Hsie。又朝鮮語師讀 śa，鮮讀 syōn，胥犀西讀 syō。日本語師私讀 śi，鮮讀 sen，犀讀 sai，胥讀 sō，西讀 sai。此等字音，傳至鄰國，尚存古音之舊，如朝鮮語之師讀 śa，日本語之犀西讀 sai，皆與古音近似。據此則師比，私毖，犀毗，犀比，胥紕，鮮卑，西卑之師，私犀，胥，鮮，西等語之古音，皆可讀 śa 或 sai 也。

茲試依據張晏謂鮮卑郭落爲“瑞獸”之義而求其語源，則滿洲語謂祥瑞吉兆靈異曰 Sabi，謂禽之獸曰 Gurugu(註一)可見“鮮卑郭落”即滿語 Sabi-gurugu 之音譯，瑞獸之義也。(蒙古語謂獸曰 gurukn，亦與郭落之音酷似，當係同一語源。)又滿洲語謂麟曰 Sabitun，謂麟曰 Sabintu，此等所謂麒麟，亦皆所謂瑞獸也，而其音 Sabitun，Sabintu，與鮮卑，西卑，師比，私毖，犀毗，胥紕等語亦皆酷似，可知其同語源也。

若上所考證爲不誤，則鮮卑諸語，原爲滿洲語祥瑞吉兆之義，因鮮卑地方產麒麟等所謂瑞獸，故其國之服飾所用之革帶鉤頭多刻此種瑞獸於其上，於是鮮卑等語遂由祥瑞吉兆之義及瑞獸之義轉而爲代表革帶或帶鉤之名，故後來註家所釋稍有異同也。

(註一) 參看德國葛魯伯 (Grube) 所著哥德語字典 (Goldisches wörterverzeichnis, pp. 88-90)

(2) 釋慕容

慕容部係鮮卑種，故慕容之名亦必係鮮卑語之漢譯無疑。然古來皆以慕容爲漢語而解釋之，如晉書記慕容之起原云：

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 (慕容部祖帥) 見而好之，乃斂髮製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至孫涉歸，魏封爲鮮卑單于。

胡三省通鑑晉紀慕容部條注云：

余謂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爲之辭。

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莫與氏後改爲與氏”條云：

魏曰，莫當爲慕容之誤也。通志略五，分“莫與”“慕容”爲二氏，非。晉書慕容儁載記有領軍慕容根，慕容暉載記有左衛慕容于，慕容德載記有尚書左僕射慕容拔，又有慕容謹。通志畧稱前燕有將軍慕容虎，通鑑晉紀成帝咸和九年，“城大慕容渥”，史炤釋文云，“慕容

代北複姓，本慕容氏，音訛爲慕與。”胡三省辯誤云，“溼爲慕容皝臣，豈有君姓慕容，臣訛慕與之理。予謂慕容慕與同出鮮卑，其初各自爲氏，猶拓拔之與拔拔，非音訛也。”案，胡說非是。姓纂十一暮，通志略五，並云，“慕容音訛爲慕與。”晉載記慕與根，御覽七百四十四引燕書正作慕容根。容之轉與，猶魚之翻爲咽。蓋氏出遠西，本爲慕容，時其支裔有遷居代北者，因隨其方音爲慕與，後遂成二氏。

就上所述，慕容起於“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之說，其由臣下所附會而爲之辭者，固不待論。慕容既與慕與爲同名，說如陳毅所考，則慕容慕與之爲同一鮮卑語之異譯亦甚明瞭。又慕與亦作莫與（陳毅之說），按魏書北史等於蒙古語之 Bagatur 譯作莫賀咄，唐書於突厥語之 Baga 譯爲莫賀，以此例之，則慕容莫與之慕或莫，其原音當爲 Ba 可知。又步搖冠之說雖係附會之辭，然其附會之由則因步搖與慕容音近致訛，步搖當音 Pa-yu 或 Po-yu，是亦慕容之慕之語源當音 Ba 或 Pa 之證也。據此所攷證，則慕容二字之原音當讀 Ba-yung 甚明。

考古來北方民族之君長，其以 Bayan 爲稱號者頗多，如史記匈奴傳謂“其明年（元朔二年）衛青霍去病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即其一例。此外至元代以來北族君長之稱 Bayan 者尤多，此史家所習知，不用多舉例也。

女真語謂富曰伯羊，（註一）

通古斯語謂富曰 Bayan, Bayin, Bain, Baya, Bai,（註二）

蒙古語謂富曰, Bayan,

Burjat 語謂富曰 Bayen, Bayeng, Baying,（註三）

土耳其語謂富曰Bayan, Bai, Pai,

據此則慕容之名殆即上述 Bayan, Bayen Bayin,等之對音,與伯羊,白羊諸語同一語源,即富之義也。

(3)釋吐谷渾

吐谷渾民族諸史皆以為出鮮卑種無異議,而吐谷渾又原係鮮卑慕容部之人名,則此語必係鮮卑語無疑。宋書鮮卑吐谷渾傳云: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

案谷字之讀音有 Kok 與 Yak 二種,如

1. 唐韻集韻 韻會正韻皆謂“谷,讀古祿切,音穀。”
2. 廣韻“谷,讀余蜀切,”集韻 韻會皆謂“谷,讀俞玉切,音欲。”

又康熙字典谷字條云:

北魏有谷渾氏,又吐谷渾氏,金臺字考音“突洛魂。”

據此則吐谷渾之音讀當為 To-yok-hun。

蒙古語謂塵土曰 Toghosun, Toghosu,

Burjat 語謂塵土曰 Tohong, Tos。(註)

(註一)見華夷譯語及德國 Grube 氏所著 女真語言文字表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üßen, p. 49)

(註二)見德國 Castren 氏所著 Vorlesungen über die Altäischen Völker (p. 167)

(註三)見 Grube 氏所著 哥底語字典 (p. 109)

(註四)見俄國 Kowalewski 氏所著 蒙古語字典 (Dictionaire Mongol-Russe Française, p. 1567)

案蒙古語中凡母音間挾有gb, g, h音者,往往可以默不發音,故Toghosun可變爲Tohong。吐谷渾之原音若讀To-go-hung,則與蒙古語之Toghosun相近似;其後變而爲To-yo-hung,則與蒙古語之Tohong相似。因其語間之gb不發音,而插半母音之y。至唐代吐谷渾省稱吐渾或退渾,尤與Burjat語之To hong相近似。若此考查爲無誤,則吐谷渾者,蒙古語塵土之義也。

(4)釋乞伏

乞伏部乃鮮卑種,則乞伏之名當係鮮卑語無疑。晉書乞伏國仁載記紀乞伏國仁之來由云: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憑依,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十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

案乞伏亦作乞佛,又作乞扶。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乞扶氏條云:

毅曰:朱榮傳有乞扶莫于,案扶當爲伏,音之輕重也。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云,“有一小兒,乞伏部老父養爲子,年十歲,號曰乞伏可汗。”國仁本書亦有傳。又高宗紀有乞佛成龍,乞佛亦乞伏,聲之變。陸真傳正作乞伏成龍。孝感傳云,乞伏保,高車人。

據上所舉例證，則“乞伏”“乞佛”“乞扶”皆同一胡語之異譯。欲求其語源，勢必求之於乞伏國仁誕生養育之故事。此故事雖屬一荒誕之傳說，不足置信，然乞伏之名當即因此而起。因思乞伏國仁以十歲小兒而爲君長，國人仰慕之，即由此得名亦未可料。匈奴詹師廬單于年幼即位，國人謂之“兒單于”，亦與此類似。故據此傳說之風趣，及乞伏二字之聲音，而試探其語源於蒙古語族之中，

Burjat 語謂兒子曰 Xöbün,

Tunkinsk 語謂兒子曰 Xöbun, Xüibun,

Nizuindinsk 語謂兒子曰 Köbung,

Seleginsk 語謂兒子曰 Xöbung,

Khorinsk 語謂兒子曰 Xöbung,

Ölöt 語謂兒子曰 Kübün, Köböhn,

長城附近語謂兒子曰 Kobegün,

喀爾喀語謂兒子曰 Kō (註)

據此則乞伏，乞佛，乞扶殆皆與上述之 Xöbun 等語同一語源，即兒子之義也。

(5) 釋檀石槐

鮮卑最盛之世，其君長爲檀石槐。檀石槐之世，統一漠北，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

(註)見德國 Klaproth 氏所著亞洲方言誌 (Asia Polyglotta, p. 278)

俄國 Podgorbanski 氏所著蒙古 Burjat 方言字典 (p. 151);

德國 Castron (p. 200).

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蓋檀石槐時代之鮮卑，殆與冒頓單于時代之匈奴相埒焉。案魏志鮮卑傳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記檀石槐誕生故事云：

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遊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寇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遂棄之。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

此故事雖荒誕，然而玩索其文，則檀石槐之名殆因“必有奇異”而命名者。茲試因其聲音之類似而探其語源如次：

蒙古語謂快樂奇怪靈異不可思議之意曰 Tängsük,

謂頗愉快頗奇異之意曰 Tängsükhan, (註一)

土耳其語系之 Čagatai 語謂不可思議之物曰 Tängsük,

又謂驚異之意曰 Täng, (註二)

據此則檀石槐之名殆與上述之 Tängsük, Tängsükhan, Tängsük 等語同語源，即表示驚異奇怪不可思議之意也。

又滿洲語謂疼愛幼兒曰 Tängsu,

蒙古語謂愛撫幼兒曰 Tängsu, (註三)

是則 Tängsu 與上述之 Tängsük, Tängsük 等語當亦存語脈相通之故也。

(註一)見俄國 Kowalewski 氏所著之蒙語字典(p. 1567)

(註二)見匈牙利 Vambery 氏所著 Čagatai 語之研究(p. 256)

(註三)見遼文苑卷六及六十二

(6) 釋託鐸

晉書 乞伏國仁傳 謂“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是則託鐸乃鮮卑語神怪靈異之義可知。茲試尋其語源：

蒙古語謂奇異狡猾詭計曰 *Žik-tei*, *Žik-tü*, (註一)

Aralsk 語謂狡猾曰 *Žik-tey*,

Tunkinsk 語謂驚異曰 *Žik-té*, (註二)

又蒙古語謂奇怪之意曰 *Žik-tei*, (註三)

謂奇怪的之意曰 *Čik-toi*, (註四)

上述諸語之 *Žik*, *Čik* 爲語根，奇異狡猾詭計之義，而 *Tei*, *Tu*, *Tè* 等皆係語尾，與漢語“的”字同其作用，表示形容詞者也。據上所考證，則鮮卑語託鐸之託，似卽上述 *Žik* 之對音，表奇異之意，而託鐸之鐸似卽上述諸語中之 *Tei* 或 *Tu* 等之對音，表形容詞或副詞之語尾也。

(二) 鮮卑族王號及人稱考

- | | |
|--------------|--------------|
| 1. 可汗 (皇帝) | 2. 可孫 (皇后) |
| 3. 莫賀 (父, 爺) | 4. 麼敦 (母, 媽) |
| 5. 阿干 (兄) | 6. 質廆 (奴) |
| 7. 處 (諸) | |

(註一) 見俄國 Golstunski 氏所著蒙古題字典 (Mongoliko-Russki-Slowar)

卷三 p. 365)

(註二) 見 Podgorbunski (p. 321)

(註三) 見四體合璧遺文 卷十九

(註四) 見蒙語類解 補編

(1)釋可汗,可寒

鮮卑民族稱君長之尊號曰“單于,”與匈奴同。晉時入居中國北部者亦稱王稱帝,史籍所載甚明。然鮮卑民族稱君長之尊號,尚有一語曰“可寒,”惟鮮卑民族之盛時用之者甚少,至柔然突厥興起,而此“可汗”之稱遂代單于之稱號而盛。可汗稱號之起於鮮卑民族,其證非一,當鮮卑最盛之時,檀石槐軻比能等之尊號如何,雖史無明文可徵,然鮮卑之苗裔如托拔部乞伏部慕容部吐谷渾部等稱君長之尊號皆有可汗之名,則甚明。今試引之如次:

(甲) 托拔部之君長有稱可汗之事。通鑑魏紀九景元二年條云: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拔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置大統國二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

若如通鑑所記推算之,托拔毛之十四代孫力微當魏景元二年(西二六一年)遣子入貢,以三十年爲一世之通則逆推之,則其遠視托拔毛約當西曆紀元前一五九九年,即漢景帝及匈奴軍臣單于之世。然此時代,鮮卑民族之托拔部已活動於當時否,尚不可知。據魏書帝紀之世系,托拔珪於晉隆安二年遷都於代,後自稱皇帝。托拔珪以前凡二十七世,即成帝毛,節帝貸,莊帝觀,明帝模,安帝越,宣帝推寅,景帝利,元帝俟,和帝肆,定帝機,僖帝蓋,威帝佉,獻帝鄰,聖武帝詰汾,始祖神元帝力微,文帝沙漠汗,章帝悉鹿,平帝綽,思帝弗,昭帝祿官,桓帝猗廞,穆帝猗盧,太祖平文帝

鬱律，惠帝，賀偃，煬帝，紇那，烈帝，鬱槐，昭成帝，什翼韃，此皆托拔珪自稱皇帝以後所追尊之號也。編通鑑者於採集此等史料之時，凡皇帝之稱皆以可汗二字易之，未嘗加以詳審也。蓋力微既被托拔珪追封爲始祖神元皇帝，則力微以前之事蹟，其爲有意造作以誇世系門閥之古者甚明。托拔毛之毛字殆即今通古斯語系謂第一之一曰Emo, Amo, Emun, Omu等之對音之畧譯也。又自托拔毛至力微之間，除托拔推寅，托拔詰汾外，餘皆以一字一音爲名，此亦明係摹倣中國風俗而起者。然彼時托拔氏僻居漠北，與中國交通未繁，何得摹倣中國風俗如此之深，此甚可疑也。且考古代通古斯蒙古土耳其語中，皆未有以“l”“r”二音始者，而明帝諱樓，景帝諱利，獻帝諱鄰，皆以“l”始音，此亦極不可解也。據此則力微以前之世系，其出後世杜撰者，不難推知。

又英國支那學者拜克(Parker)氏以“沙漠汗”之“汗”爲君主之尊稱，因謂汗之尊號，自三國之世已行於鮮卑民族之間。但德國學者米勒(Müller)氏則以“沙漠汗”三字爲滿洲語Šaborgan之音譯，乃固有名詞云。(註一)

又俄國Bretschneider氏所著中世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謂當西曆三一二年托拔部之Hi Khan有撥漢人破匈奴之事，中國史上汗之稱號大抵始見於此云云。按氏於元明時代塞外之地理頗有研究，然此所云云則殊不足信。據魏書有穆皇帝猗盧，據陰山之南，勢力甚盛，於西晉愍帝永嘉六年頃（即西曆三一二年）撥西晉之劉琨破匈奴苗裔劉聰之軍，但托拔猗盧受晉愍帝之封爲大單于代公，而未嘗見有自稱汗之事，則氏之說殊無根據。然通鑑魏紀景元二年拓拔毛條注云“宋白曰，虜俗

呼天爲可汗，”則可汗原爲神祇之尊稱，當時或已流行於鮮卑民族之間矣。

(2) 乞伏部之君長亦有稱可汗之事。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云：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憑依，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十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秦始初率戶五百遷夏綠部，衆稍盛。

案若乞伏國仁之五世祖乞伏祐鄰於晉武帝秦始元年（西二六五年）尙生存，則乞伏可汗雖不能斷言爲三國或後漢時代之人物，而其爲西晉以前之人物則不待論。然乞伏可汗之故事明係一種傳說，不能認爲史的實在。玩索此故事之性質，“乞伏可汗託鐸莫何”乃其國人所上之尊號，則鮮卑語中確有此可汗之名亦未可知。通鑑魏紀托拔毛條謂“虜俗呼天爲可汗，”乞伏可汗之故事頗有靈異神怪之性質，可汗之名殆亦因此而起者歟？

(3) 慕容部及吐谷渾部之對君長亦有可汗之稱。宋賈吐谷渾傳云：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曰

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具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鬪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爾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廐悔悟，深自容責，遣畜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遠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庶卑，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啟。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廐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歘然悲鳴突走，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

案宋書明言可寒爲鮮卑語，卽漢語官家之義。此故事魏書吐谷渾傳，北史吐谷渾傳亦載之，“可寒”皆作“可汗”，其爲同語異譯，自不待論。慕容廐在位爲晉武帝泰始五年至東晉成帝咸和八年（卽西曆二六九年至三三三年），宋書吐谷渾傳成於沈約之手，時代相去甚近，宜可信。然則可汗之稱，於晉武帝至東晉成帝之間已行於鮮卑諸族之間矣。

又晉書吐谷渾傳云：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提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位，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

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戊寅可汗。

又宋書吐谷渾傳云，“視罷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熙初也。”案晉安帝義熙元年，即西曆四〇五年，據文義推之，此戊寅之號乃臣民所尊稱，猶非其自稱也。故北史吐谷渾傳云：

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西四八一年）。死，子伏連籌立，終宣武世，至正光（西五〇〇至五二二年）。伏連籌死，子夸豆立，始自號可汗。

案北史謂至夸豆時始自稱可汗，則夸豆以前樹洛干之號戊寅可汗，慕容部長史乙那樓之稱吐谷渾爲可寒，皆臣民對君長之尊稱可知也。

蓋可汗之號，原爲尊崇神祇上天之稱，其後假借而爲臣民呼君主之尊稱，例如中國君主自尊曰皇帝，而臣民更尊之曰天子，匈奴君主自尊曰單于，而臣民更尊之曰撐犁孤塗（天子之義），鮮卑諸族之君主自尊曰單于，曰王，曰帝，而臣民更尊之曰可汗。其初猶僅臣民呼君主之尊稱也，後之君主乃更僭越之而以此自稱焉。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拓拔魏登國九年，西曆三九四年），柔然國之君主社崙征服諸部，統一漠北，乃摹倣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自號“始皇帝”，及匈奴冒頓統一漠北後自稱“冒頓單于”（始皇帝之義）之例，而自尊曰“邱豆伐可汗”，邱豆伐猶言駕駛開張，可汗猶言皇帝，是亦首出御世之皇帝之義，通典蠕蠕傳謂“可汗之稱始此”，是也。又通典突厥傳謂“突厥之先臣於蠕蠕，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緼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杜氏

又自註云，“後魏太武帝時，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可見單于稱號至唐時已不復行於北族之間，此時北族間君長之尊號皆用可汗之名，近由蒙古 元和林故地所發見之突厥 闕特勤碑，稱君主曰 Kagan，即可汗可塞之對音也。(註二)

可汗之尊號，鮮卑民族之間已早有之，然初不過臣民用以尊稱君主之號也；至蠕蠕君長統一漠北之後，乃採以為自稱。而蠕蠕之部屬嚙噠（即西史之 Ephthalite）崛起於中央亞細亞 土耳其斯坦地方，與波斯相交通，遂將此可汗之稱號介紹於波斯。又此時侵入歐洲之 Avar 人自稱蠕蠕之同族，其君主亦冒可汗之稱（Byzantin 史書謂之 Kagavas）。至南北朝之末，突厥崛起，滅蠕蠕，併嚙噠，更擴充領土於西方，其君主土門自稱伊利可汗，於是可汗之稱乃擴傳於世界。承突厥之後者如回鶻 黠戛斯等皆襲此可汗之稱。自後亞洲北族間遂統以此名為君主之尊稱矣。

據女真譯語，金國稱皇帝曰罕安，元代蒙古稱皇帝曰合罕，明清間滿洲稱皇帝曰 Hân，亦皆可汗一語之異譯或轉訛者也。今土耳其語系中：

Uigur 語稱皇帝曰 Kagan, Kaan,

Teleut, Lebed 語稱君主曰 Kān,

Kirgiz, Koibal 等語稱君主曰 Kan,

Tarantschi 語稱皇帝曰 Khan,

Osman 語稱皇帝曰 Khān,

Yakut 語稱君主曰 Khan。(註三)

Yenisei-ostjak 語稱君主曰 Khan, Kan

Kott 語稱君主曰 Kan (註五)

又蒙古語之Burjat語稱君主曰 Kang, Khan。(註六)

此外如波斯語謂君主賜臣下最高的榮爵曰Khan，波斯記錄中稱君主曰Ghahān，亞刺伯之史書稱君主曰Kukān（註四），皆可汗之同語也。然Khan, Kan等語，古代常略去末音而稱Kha, Ka者，蓋通古斯蒙古語族於一語末之附有N音者或省略之，於語根之原意無何等影響，例如通古斯語謂數字之七曰Nadan，亦曰Nada，蒙古語謂日曰Naran，亦曰Nara，類此之例，不勝枚舉。以此類推，則Khan, Kan之略稱Kha, Ka，亦不足怪矣。若此推測為不誤，則古來東夷朝鮮之扶餘高麗任那新羅諸國大官貴族之稱‘加’‘今’‘干’‘吉’‘岐’等與北狄之稱汗(Kan)亦可互相比擬矣。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條云：

其人彘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

魏志夫餘國傳云：

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

魏志高麗國傳云：

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人得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加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

周書百濟國傳云：

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瓊，民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

南史記新羅國之官名有子賁旱岐，壹旱岐，齊旱支，謁旱支，奇貝旱支等。此旱支亦名漢紀武，日本書記則作“旱岐，”又新羅國

之王號有居西干，麻立干，尼師今等名。案夫餘高麗之王公貴人之號曰加，與北狄之汗 (Khan) 可以視為一語之轉。又百濟國王號於羅瑯之“瑯”，亦加之異譯，又“於羅瑯”民間亦稱“韃吉支”之“吉支”，旱岐之“岐”，新羅國稱岐亦曰漢紀武之“紀武”，及新羅國王號麻立干，居西干之“干”，尼師今之“今”，皆與夫餘高麗之稱“加”北狄之稱“汗”為同一語之轉也。而於羅瑯之“於羅”乃朝鮮語 *Orun* 之對音，長者之義，韃吉支之“韃”，旱岐之“旱”，漢紀武之“漢”，皆朝鮮語 *Keun* 或 *Kan* 之對音，大之義也。(註七)

又契丹國亦有類似汗 (*Kan*) 之稱號。契丹國志記契丹開國之古傳說云：

後有一主號曰迺呵，……復有一主號唱呵，……次

復有一主號曰查里昏呵，……

案此三“呵”字附於三君主名稱之末，自不能認為三王名之語

(註一)見德國 Müller 氏之 *Uigurische Glossen Ost-Asiatische Zeit Schrift*,
Festschrift für F. Hirth (p. 313)

(註二)見俄國 Radloff 氏之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註三)見 Radloff 氏之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urk-Dialecte*,

(註四)見 Blanchet 氏之 *Les Inscriptions Turques de l'orkhon* (pp. 29-31)

(註五)見 Castrén 氏之 *Versuch einer Burjätischen Sprache* (p. 194)

(註六)見 Castrén 氏之 *Versuch einer Jenisei-Ostjakischen und Kottischen Sprache*
(p. 239)

(註七)見白鳥庫吉之朝鮮古代王號考 (*Über die Alt-Koreanischen Königstitel*) 見 *史學雜誌* 第七號，及一九〇三年之 *東方評論*
Keleti Szemle = Revue Orientale)

尾，而當係王號之專稱。就其聲音之類似觀之，當亦與朝鮮諸國王公尊號稱“加”同例，即北狄稱汗之轉訛者也。

尋可汗二字之原義，W. Schott 氏以“裁斷”之義解之，H. Rowlinson 氏則以 Susian 語 Ethiopia 語等謂王之義曰 Keak 者解之，皆未可信也。通鑑魏紀托拔都可汗毛條注云“宋白曰，唐俗呼天爲可汗。”隋書高麗傳云，“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曰箕子可汗等神。”今土耳其種之阿爾泰 (Altai) 人奉神靈曰以可汗 (Kaan) 之尊號，例如所謂 Kaan Kudai 之類是也。據上述諸例推之，則可汗之名殆卽由“神靈”“上天”等之尊號借而爲君主帝王之尊號者也。

(2) 釋恪尊，可孫(可敦)

鮮卑民族稱君主之妻曰可孫，或曰恪尊，與突厥民族之稱“可敦”或“可賀敦”實爲同一語。南齊書魏虜傳云：

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廚名河真，廚在西，“皇后可孫”恆出此廚求食。

又魏書吐谷渾傳云：

伏連籌死，子夸豆立，始自號爲可汗，……號其妻爲恪尊。

案恪尊當讀 Khatsun 或 Katsun，可孫當讀 Khasun 或 Kasun，而突厥謂皇后曰可賀敦 (Khaghatun)，曰可敦 (Khatun)，皆係同語也。元時蒙古語亦作合敦，或合屯，譯曰夫人，(見元史)。據 W. Schott 氏之說以爲可賀敦 (Khaghatun) 一語即包含可汗一語於其中。今案蒙古語與土耳其語中，凡一語之中間或末尾有“n”音者，往往可以省略而不變其意義，例如蒙古語謂山曰 Ekulan，亦曰

Aula, 土耳其語謂鐵鷹曰 Toghan-Timur, 亦作 Togha-Timur, 即其例也。其餘類似之例, 不勝枚舉。故 Khaghatun 一語中之 Khagha 爲 Khaghan 之畧, 乃極不足怪之事。又蒙古語土耳其語中凡兩母音之間挾有 gh, g, h 等音者, 往往默不發音, 故可汗 (Khaghan) 之畧爲汗 (Khan), 與可賀敦 (Khaghatun) 之變爲可敦 (Khatun) 亦屬此例也。由此觀之, 可汗 (Khaghan) 既與可賀 (Khagha) 爲同語, 則可賀敦之敦 (Tun) 乃係語尾, 亦甚明也。(註一)

據 Blanchet 氏之說, 以爲此可賀敦之敦 (Tun) 乃烏拉爾阿爾泰 (Aral-Altai) 語族表示女性之語尾, 例如土耳其語謂黃鼠曰 (Bulughan) 而謂雄性之黃鼠曰 Bulugha-šin; 蒙古語謂牝牛曰 Bokâ 而謂牝牛曰 Bokâ-tschin; 此 Bulugha-šin 之語尾 Ćin 及 Bokâ-tschin 之語尾 tschin 皆表示女性之詞也。(註二)

白鳥庫吉氏亦同此說, 謂宇文氏稱母曰磨敦(註三)之敦, 及托拔語謂皇后曰可孫 (Kasun) 之孫 (Sun), 吐谷渾語謂皇后曰恪尊 (Khatsun) 之尊 (tsun), 皆表示女性之語尾云。(註四)

茲試尋其語源於蒙古土耳其語中, 則

蒙古語謂皇后公主貴婦曰 Khatun (註五)

土耳其語 Osman 語謂貴婦人曰 Kadın,

Baraba 語謂妻婦女曰 Kadın,

Altı, Lebed 語謂妻曰 Kadit,

Tejent, Kumandu 語謂妻曰 Kät,

Schor, Koibal 等語謂妻曰 Kät, (註六)

Mesčerek 語謂妻曰 Katyn,

Nagai, Khiwa 語謂妻曰 Khatun,

Čynliu 語謂妻曰 Kudit,

Jenisei 語謂妻曰 Kaddy,

Qaračai 語謂妻曰 Katin,

Qumug 語謂妻曰 Khatin, (註七)

Kirgiz, Koman 等語謂妻婦女曰 Katin, (註八)

Yakut 語謂主婦曰 Xotun, (註九)

上述諸語與鮮卑語之可孫、格尊，及突厥語之可敦，可賀敦，皆同語源也。又 Vambéry 氏謂土耳其語族之 Čagatai 語 Osman 語 Uigur 語，謂身傍之人隨從之人曰 Kat, Katy, Kat-mak, 謂伴侶或朋友曰 Kataš, 故知土耳其語謂妻曰 Katun, 卽由身傍之人伴侶者之義引伸而來云。(註十)

(3) 釋莫賀, 莫何

鮮卑語謂父曰莫賀。宋書吐谷渾傳云：

(葉延)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

(註一)見德國 W. Schott 氏之 Altäische Studien (p. 3-6)

(註二)見 Blanchet 氏之 Les Inscriptions Turques de l'Orkhon

(註三)見 讀史衷疑 解義上

(註四)見白鳥庫吉氏之 可汗及可敦稱號考

(註五)見 Kowalewski (p. 781)

(註六)見同上 (pp. 277-327)

(註七)見 Klaproth 氏之 亞洲方言誌 (p. 39)

(註八)見 Radloff (p. 28)

(註九)見 Bohnlingk 氏之 Jakutische-Deutsches Wörterverzeichnis (p. 86)

(註十)見 Vambéry 氏之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Turko-Tatarischen Sprachen (p. 88)

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悉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

據此則吐谷渾語謂父曰莫賀甚明。尋其語源，則蒙古語之

喀爾喀語謂父曰 Aba, (註一)

Burjat 語謂伯叔父曰 Abaga,

Seleginsk 語謂伯叔父曰 Abaga, Abagay,

Tunkinsk 語謂伯叔父曰 Abagay, (註二)

又通古斯語謂伯叔父曰 Awaga, (註三)

滿洲語謂繼父曰 Amaka, Amha,

Wilui-Tunguse 語謂祖父曰 Amaka,

想吐谷渾語之莫賀與上述諸語中之 Abaga 當同語源，翻譯之時省略首音 a，故爲莫賀；而 Abagay, Aba, Amaka 諸語又係 Abaga 之轉訛者也。

又晉書乞伏國仁載記謂“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莫何亦莫賀之異譯。例如臣下稱皇帝曰“萬歲爺”，清末臣下稱慈禧太后曰“老佛爺”之“爺”，乃臣下對君上之敬稱；乞伏可汗之被稱爲“莫何”，當亦此例之類也。白鳥氏以蒙古語系中謂少年曰 Baga，曰 Bakha (註四)等語爲莫賀之對音，殆失其正鵠也。

(註一)見 Klaproth 氏所著 亞洲方言誌 (p. 283)

(註二)見 Podgorbunski (p. 82)

(註三)見 Castrén (p. 103)

(註四)見 Klaproth (A.P. 279); Podgorbunski (p. 151)

(4) 釋磨敦

據諸史夷語解義謂“宇文氏稱母爲磨敦，”而遼史國語解謂“擣幹后土稱磨，母稱，”可知鮮卑語之磨敦，與契丹語之磨爲同一語源。我國稱母曰mo，曰ma，而世界各國語稱母曰mo，曰ma，曰ama者，乃極普遍之事，即亞洲北部各民族中亦不少其例，茲舉數則如次：

通古斯之Gold語稱母曰Mama，稱老婦曰Máma，

Oročén語稱母曰Mama，

Oročén-Solon語稱老婦曰Mama-ča，

滿洲語稱母曰Rme，稱祖母曰Mama。(註)

其餘類此之例不勝枚舉。鮮卑語磨敦之磨，契丹語之磨，與上述諸語之Ma當同語源。而磨敦之敦乃亞洲北方民族中表女性之語尾，與可賀敦之“敦”同一性質。

(5) 釋阿干

宋書吐谷渾傳記吐谷渾與其弟若洛廆因馬鬪相傷，兄弟齟齬，吐谷渾擁馬西行，遼亂遂得上關，後廆追思，作“阿子”之歌，鮮卑語呼兄爲“阿子。”

此阿于二字，晉書吐谷渾傳則作“阿干。”今尋其語源於通古斯語系及蒙古語系中，凡稱兄之詞皆與“阿干”之音相近似，而與“阿子”之音則相差甚遠。茲試舉例證之：通古斯語系之

Gold語，Olča語謂兄曰Agá，(註一)

Oročén語謂兄曰Aka，Axá，

(註) 見Grube (p. 118)

Anadyr 語謂兄曰 Aka,

Managir 語謂兄曰 Ákki, Axùm, (註二)

Ochotsk 語謂兄曰 Ákkī, Akmú, (註三)

Capogir 語謂兄曰 Aki,

Mangaseya 語謂兄曰 Agī,

Bargusin 語謂兄曰 Ekdan, Akkinni,

Udskoje 語謂兄曰 Akan,

Buchta-Solon 語謂兄曰 Aká, Akái,

Oročen-Solon 語謂兄曰 Akin,

Lamut 等語謂兄曰 Akī,

Amur-Tunguse 語謂兄曰 Akin, (註四)

Unter-Tunguse 語兄曰 Akin, Aká, (註五)

更求之蒙古語系中:

東蒙古 語謂兄曰 Axa, 謂長者曰 Akai, (註六)

Burjat 語謂兄曰 Akái, (註七) Aka, Axa, (註八)

Öööt 語謂兄曰 Acha, Acho,

Dakbur 語謂兄曰 Aká, (註九)

又土耳其語系中:

Čagatai 語謂兄曰 Aka,

Krym 語謂兄曰 Agá, Akki,

Kirgiz 語等謂兄曰 Agá, (註十)

據上所述,則鮮卑語之阿干與此等諸語聲音皆相近似,其語源相同甚明。

(6) 釋賞,賞虜

鮮卑語謂奴婢曰賁，一謂之賁虜。南齊書河南傳云：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在涼州界，
 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賁，一謂之賁虜。鮮卑墓
容廐庶兄吐谷渾爲氏王，……宋世始受爵命，以吐
谷渾拾賁爲河南王。

案賁虜出匈奴，居甘涼等處，見於魏。而白馬氏居仇池，在吐谷渾南，與吐谷渾亦不相同。又河南本非國名，以劉宋時吐谷渾爲河南王，故稱之，其立國本末詳見晉魏宋書。本傳以河南爲賁虜，吐谷渾爲氏王，皆謬誤也。南史河南王傳謂“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墓容氏，吐谷渾西徙上關，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因以爲號，”蓋可信也。又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謂“匈奴語謂奴婢曰賁，或曰賁虜，”則匈奴語與鮮卑語稱奴婢之詞皆相同也。茲試探其語源：

蒙古語謂普通公事差役之人曰 Jarucha，
通古斯之 Oročən 語謂從僕伴者曰 Dčewi，

(註一)見 Grube (p. 2)

(註二)見俄國 Iwanowski 氏所著 Mandjurica

(註三)見 Klaproth, A. P.

(註四)見 Gerstfeld 氏所著書

(註五)見 Castren

(註六)見 Kowalewski (p. 22)

(註七)見 Klaproth, A. P. (p. 276)

(註八)見 Castren (p. 188)

(註九)見 Iwanowski (p. 59)

(註十)見 Radloff 及 Vamberg

Gold 語 Olča 語謂僕人伴隨曰 Že。(註)

觀此，則賁字殆即 Že 之對音，而賁虜則 Jarucha 之同語也。

(7) 釋處

鮮卑語表示“然諾”之詞曰“處。”宋書吐谷渾傳，慕容廆令長史乙那樓追吐谷渾令還，吐谷渾謂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云云。又魏書蠕蠕傳謂“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由此可知蠕蠕語表然諾之詞亦與鮮卑同也。茲試尋其語源：

蒙古語表然諾之詞曰 Dje。(註一)

Burjat 語表然諾之詞曰 Djüb, Züb, Zöb。(註二)

又滿洲語表然諾之詞亦曰 Dje。(註一)

由此可知鮮卑語之‘處’與蒙古滿洲語之 Dje 及 Burjat 語之 Djüb, Züb, Zöb 皆同語源也。

(四) 鮮卑族地名考

1. 祁連山
2. 彈汗山
3. 饒樂水
4. 烏侯秦水
5. 屈海

(註) Grube (p. 63)

(註一) 見讀文齋書卷九

(註二) 見俄國 Golstanski 氏所著之 Mongolisch-Russisches Wörterbuch
卷三 (p. 341)

(1)釋祁連山

鮮卑語謂天曰祁連。漢書武帝本紀天山條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尙然。”

案祁連二字，Watters氏以梵語謂天曰 Iswara 一語比擬之其聲音頗不相類。惟 Schmidt 氏以滿洲語謂天曰 Kulum 一語比擬之，(註)則殆可信也。

(2)釋彈汗山

彈汗山爲鮮卑最盛時君長檜石槐設置王庭之地。彈汗山之位置，據後漢書鮮卑傳云：

檜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由是部落畏服，遂推以爲大人。檜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歇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案檜石槐分劃其國爲三區，與匈奴冒頓之劃區相同。漢書匈奴傳記匈奴區域云，“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蓋代北雲中之地爲形勝之要塞，統馭漠北，南侵中國，最爲便宜適中之處，古來北狄之據此地者常致富強，得地利之故也。匈奴之後，烏桓亦據此處致富強，後漢書烏桓傳云：

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年，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

(註)見 Schmidt 氏所著之 Der Lautwandel in Mandschu und Mongolischen

逃走。

由此文可見上谷塞外白山，乃烏桓最強盛部所據之地。後漢書馬援傳亦云，“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可見代郡上谷塞外白山實為歷代北狄所據之要塞。上谷在今大同與廣靈之間，而高柳則在今大同東北與察哈爾省隣近之陽高縣之境，（據歷代地志均稱今譯）與上谷相距不遠，是則距高柳三百餘里之彈汗山必在上谷障塞之地不難推知也。上谷塞外之白山，原為烏桓最強盛之部所據，則鮮卑檀石槐所建庭之彈汗山，殆即此白山之胡名歟。茲試探其語源如次：

蒙古語謂白曰 Čagan,

Burjat 語謂白曰 Šagan, Šagang, (註一)

Dakhur 語謂白曰 Šigan,

Solon 語謂白曰 Öigan, Öiga, (註二)

又女真語謂白曰上江 Šankiang 或 Sanggyan,

滿洲語謂白曰 Šangyan, Šanggiyan, Šangan,

Olča 語謂白曰 Čakza,

Orocen 語謂白曰 Čeke,

Gold 語謂白曰 Čagza, Čagžan, Čažan,

謂白眼犬曰 Čakkē,

謂黑白斑犬曰 Čakkō. (註三)

此可證鮮卑檀石槐設庭之彈汗山，殆即烏桓最強部所據之白

(註一) 見 Castrén (p. 221)

(註二) 見 Iwanowski (p. 69)

(註三) 見 Grube (p. 58-60)

山，而彈汗山即白山之胡名也。

(3) 釋饒樂水，作樂水

後漢書鮮卑傳云：

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獻饗畢，然後配合。

案饒樂水亦曰作樂水。魏志鮮卑傳引魏略云，“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域，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可知“饒樂”“作樂”蓋同一胡名之異譯也。此水名自魏晉以來，異譯尤多，讀史方輿紀要直隸省饒樂水條云，“饒樂水在衛北，源亦出馬益山，其下流東北入潢河。志云，魏武北征烏桓之後庫莫奚，建牙於此。大寧三年，石勒遣宇文乞得歸攻慕容廆，廆遣世子皝等擊之，乞得歸據澆水拒皝等，大破之，澆水即饒樂矣。亦曰弱落水，太元十三年拓拔珪破庫莫奚于弱落水南。又謂澆樂水，隆安二年時慕容寶還都龍城，議襲庫莫奚，北渡澆洛水，不果，皆此水也。”熱河志饒樂水條云，“案饒樂水，魏書作弱落水，十六國春秋作澆樂水，通典又作如洛瓊水，稱名雖有稍異，實一水也。”案通典庫莫奚傳謂“經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其注云“一名如洛瓊水，蓋饒樂之訛也。”而如洛還水，魏勿吉傳亦作如洛瓊水，又作洛孤水，魏書勿吉傳所記自和龍（即初羅）至勿吉之道程云，“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里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瓊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其下文紀自勿吉至和龍之道程云，“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魯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界達和龍。”又如洛瓊亦作鼻羅箇。五代史四夷

附錄云，“契丹自後魏以來見中國，或曰與沒里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烏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

據上所考證，如饒樂水，作樂水，澆落水，澆水，弱落水，弱水，如洛環水，如洛瓊水，洛孤水，烏羅箇沒里等，皆同一胡語之音譯，故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其稱，決不足怪者。今試更進一步而求此等諸異譯之胡語之原義。契丹國志“契丹初與本末”條云：

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烏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黃河也。

案沒里，胡語河字之義，故知烏羅箇乃黃字之義。讀史方輿紀要直隸省饒樂水條云：

遼志，庫莫奚爲慕容皝所破，徙居松漠間，既復於饒樂水南，溫榆河北，唐因置饒樂都督府，亦謂之黃河，以其下流入潢水也。北邊事實謂黃河離薊門邊約三千三百里，水不甚深廣，俗多駐牧於此，亦曰北黃河，譯名哈刺母林，或謂之烏龍江。舊志大寧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即饒樂水矣。

案方輿紀要據契丹國志，北邊事實等書，以饒樂水即此黃河，譯名哈刺母林，按母林與沒里皆蒙古語Muren之音譯，即“河”字之義，今譯木倫或穆楞，皆同一語也。考今遼河之上游在熱河省境內者，北有西刺木倫（Sira-muren）。西刺（Sira）者，蒙古語黃字之義，而哈刺母林者亦黃河之義，哈刺蓋西刺之轉訛，皆蒙古語Sira之音譯也。由此可知上述之饒樂，作樂，澆落，弱洛，如洛，烏羅，哈刺等名，皆Sira一語之對音黃之義也。

長城附近蒙古語及蒙古文語謂黃曰Šira，

西刺木倫及老哈木倫附近之方言謂黃曰 Šara,

黑龍江畔之達瑚爾語索倫語謂黃曰 Šára,

Managir-Solon 語謂黃曰 Šára, Šare, (註一)

Burjat, Ölöt 語謂黃曰 Šara. (註二)

又蒙古語凡表示色之微弱之意,例於其本色之詞末附以 Lia, Xa, Han, Xan等語尾,例如:

謂黃曰 Šira, 則謂微黃曰 Šira-ha, Šira-xa, Šira-han
Šira-xan

謂黃曰 Šara, 則謂微黃曰 Šara-ha, Šara-xa, Šara-han,
Šara-xan.

故知上述之如洛環,如洛瓊,初洛孤,烏羅箇等語,即蒙古語 Šira-xa 或 Šara-xa 等之音譯,微黃之義也。

(4) 釋烏侯秦水

魏志鮮卑傳引魏略云:

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後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

案此則烏侯秦水乃以產魚著稱。此烏侯秦水後漢書鮮卑傳亦作烏集秦水,可知“烏侯秦”“烏集秦”二名爲同一胡語之異譯也。而烏侯秦,烏集秦殆皆烏侯秦之誤,蓋烏字今雖讀 Niao 而古音則讀 Tao 或 To,據廣韻“烏,都了切”,集韻韻會“烏,丁了切”

(註一)見 Iwanowski (p. 63)

(註二)見 Castrén (p. 138)

並音焉，然前漢書地理志烏夷，孔讀烏爲鳴，可見烏之古音當讀烏(Tao)。若此推測不誤，則烏侯秦當讀 Tao-hu-tsin。此烏侯秦水至隋唐亦作託訖臣水。隋書契丹傳云，“契丹當遼西北二百里，依託訖臣水而居。”又託訖臣水亦訛爲回紇臨水。通典契丹傳云，“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回紇臨水而居，”即其例也。其託訖臣水至唐宋間遂稱爲土護真水或吐護河。舊唐書安祿山傳云，“渡吐護真河三百里，就淡水南契丹衙與之戰。”新唐書奚傳云，“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鶻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新唐書地理志云“薊州漁陽郡東北渡深河有古盧龍，自古盧龍北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契丹牙帳。”據此則烏侯秦水，託訖臣水，土護真水，皆同一胡語之異譯可知也。熱河志老哈河條云：

按老河之爲土河，至今兩名互稱。隋書託訖臣水，唐書稱土護真水，“土護真”即“託訖臣”譯言之轉音。

遼金二史謂之土河，爲土護真之省文。金史及元一統志又稱塗河，則當屬轉音耳。

案熱河志此條考證精詳，烏侯秦水本以產魚著稱，而遼史本紀載契丹國主於天顯九年，十一年，會同九年，保寧七年，統和二年，四年，十五年，二十七年諸條皆記有在土河釣魚之事，則此河魚類之多，可以推知。又張穆蒙古遊牧記老哈河條謂“老哈河下流石壁高聳，縣爲飛瀑，蒙古相傳，瀑水已下，鱗類甚多，而巳上絕無，亦甚奇云，”此亦烏侯秦水即土河之一證。惟熱河志以塗河爲土河之轉音，固然而以土河爲土護真河之省略則不可信。“烏侯秦”“託訖臣”“吐護真”爲同一胡語之異譯，既如上述，則塗河土河之名殆即其胡名之漢譯(音譯)者歟？今試探

其語源如次：

蒙古語謂塵土曰 Toghosun, Toghosu,

Burjat 語謂塵土曰 Tohong, Tos。

此 Toghosun 一語與“吐護真”諸名音極相似，義亦相同，其爲一語之音譯甚明。而烏侯秦託訖臣諸語，皆吐護真之轉訛也。

(5) 釋屈海、曲海

北史吐谷渾傳云：

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種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

案屈海之名，通鑑引作曲海，通鑑晉紀安帝隆安四年條注云：

乙弗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曰，“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曲海，海周回千餘里，種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

北史又曰，“乙弗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

據此，則乙弗乃吐谷渾中一部落之稱，地在屈海，亦作曲海，又名青海，故號青海王。案今青海之形狀爲瓜形而非屈曲之形，則青海殆卽其漢名，而所謂屈海或曲海者殆卽其胡名之音譯也。

案曲海之曲，廣東音讀 Kuk，此字傳至朝鮮讀 Kok，傳入日本讀 Kyok，今西藏語稱青海曰 Tso-ngong-ho，可知屈海或曲海之名必非出於西藏，惟蒙語稱青海曰 Koko-Nor 之 Koko 與屈曲音並相近，殆卽其對音也。今更求其語源於蒙古語系中：

長城附近蒙古語謂青曰 Küke, Khukhu,

喀爾喀語謂青曰 Kükü, Xöxö,

Burjat 語謂青曰 Kokú, Xöxö,

Ölöt 語謂青曰 Kōkō Kokō, (註一)

Nizaiuginsk 語謂青曰 Kōkō,

Seleginsk 語謂青曰 Xōxō,

Tunkinsk 語謂青曰 Kōkō, (註二)

Khorinsk 語謂青曰 Xōxō, (註三)

Bargu-Mongol 語謂青曰 Guke, (註四)

又土耳其語系中:

Cazi 語謂青曰 Kok,

Yakut 語謂青曰 Kōg,

Kangaz 語謂青曰 Kük,

Osman 語謂青曰 Gök, (註五)

Altai 等語謂青曰 Kōk,

Kirgiz 等語謂青曰 Kōk, (註六)

案上述諸語與屈海或曲海之屈或曲字聲音酷似,故知屈海或曲海乃青海之胡名也。

(五) 結論

以上所述諸語爲便於明瞭起見,茲爲一表如次:

(註一)見 Klaproth, *Asia Polyglotta* (p. 276)

(註二)見 Castrén (p. 189)

(註三)見 Podgorbunski (p. 277)

(註四)見 Iwanowski (p. 76)

(註五)見 Klaproth (p. 29)

(註六)見 Radloff (pp. 1423, 1535, 2218)

鮮卑語	意義	通古斯語	蒙古語	土耳其語
鮮卑	祥瑞	Sabi	—	—
慕容	富	Bayan	Bayan	Bayan
吐谷渾	農土	—	Toghosun	—
乞伏	兒子	—	Köbön	—
檀石槐	靈異	—	Tangsuk	Tansug
託鐸	黠慧	—	Žik-tai	—
可寒	皇帝	加,干	Khagan	Khagan
可孫	王后	—	Khatun	Katin
莫賀	父,爺	Amba	Abaga	—
嫫敦	母,媽	Mama	—	—
阿干	兄	Aga	Aka	Aga
賞虜	奴	Že	Jarucha	—
處	爾,唯	Dje	Dje	—
祁連	天	Kulum	—	—
彈汗	白	Sagyan	Čagan	—
饒樂	黃	Šara	Šira	Sareg
烏侯秦	土	—	Toghosun	—
屈海	青海	—	Kükü	Kök

案上述十八語中,可以蒙古語比擬者得十五語,可以通古斯語比擬者得十一語,而可以土耳其語比擬者則僅七語,故白鳥庫吉氏遂據此以爲鮮卑民族屬今蒙古種及通古斯種之混合種之證也。

案人種學家攷定某民族應屬何種類時，或從體質學方面研究人體毛髮皮膚眼鼻頭骨面貌齒牙等之異同，或從史地學方面研究民族起源進化之跡及發祥地發展地之異同，或從考古學民俗學等方面研究日用器具居處飲食衣服裝飾禮俗習慣等之異同，或從比較語言學方面研究語言之異同，此皆攷定民族問題所必根據之重要標準也。今此等古代民族過去既久而史料之被保存至今可供考證之資者為數極少，故欲求此等民族問題之解決，必有待於考古學發達之後，地下材料之新發見有足供此等問題考證解決之資者然後乃為定論。今日考古學尙未至十分發達之時，欲就現有之資料以考證此等問題，則比較語言之方法實為最重要之一端，雖不能即視為解決此問題之鎖鑰，然亦不能不視為解決此問題之一大啓示也。

